

商 务 印 书 馆

主编 刘东

中國學術

2004 1 / 总第十七辑

CHINA SCHOLARSHIP Vol.5 No.1

中國學術

送金



2004 1/总第十七辑

主编 刘 东

商 务 印 书 馆

2004 年春·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术. 总第 17 辑/刘东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ISBN 7-100-04213-5

I. 中… II. 刘… III. 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IV. C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077264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封面题签 饶宗颐

ZHONGGUÓ XUÉSHÙ

中国学术

总第十七辑

主编 刘东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213-5/C·106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960 1/16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24 1/4 插页 1

定价: 26.00 元

卷 首 语

当今的思想情势是,学术表面上并不冷清,倒是那些熙熙攘攘纷至沓来的所谓“学术”活动,挤占了大部分的治学时间,使人们难以咬定真正深刻的问题。从这种危机意识出发,《中国学术》的使命之一,便是去守护一个心情尚能入定的阅读空间,为我们的生活保住一个超越的支点。

本期要从讲坛/通讯一栏开始。查尔斯·泰勒在“中国学术讲坛”上的讲演,基于在新创的和传统的社会想像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比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不同历程,从而凸显出传统社会心理在民主转型中的能动作用。作者把如此错综复杂的问题意识,干净利落地凝聚在如此简短的讲演中,显示出处理问题和驾驭思想的突出能力。按照我当场的即兴评议,他是把英美史学与欧陆史学的成果结合起来、把历史编纂学的梳理与哲学认识论的玄思结合起来;同时,他还把现象界的纷繁与理念界的专一结合起来、把年鉴学派的心态史学与社会精英的政治理论结合起来;因此,他就把历史发展中的断裂和延续结合起来、把当代的社会实践与历史遗产甚至集体无意识中的遗产结合起来;从而,他还把自己的社群主义主张与别人的经验研究结合起来,把逻辑中的应然和历史中的实然结合起来;以致最终,他更启发人们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结合起来、把润物无声的文化工程与急转直下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

接下来,海登·怀特总结性地回顾了其早年名著《元史学》的思想意趣。他机敏而雄辩地指出:随着十九世纪历史学的科学化,历史编纂中大多数常用的方法假定,史学研究已经消解了它与文学性作品之间千余年来的联系;然而,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作的思考就仍会是“文学性的”,其方式有别于任何公认的“科学”话语。当然话说回来,借着年初到斯坦福讲学的机

会,我也曾向这位作者表达过忧虑,惟恐这种对于治史抱负的悲剧性理解,反而在大洋此岸煽起喜剧性的戏仿,使人们误以为历史学领域除了文学再无他物。就此,他亦尝半开玩笑地搪塞道,那种荒唐的想法本非他的罪行,所以他也不打算为此而被判刑……

论文栏第一组,集中于古典文学领域的知识考古工作。宇文所安富于挑战性地指出,支持有关汉魏诗歌之标准化叙述的证据是如此之少,以致并无可能真正证明五言诗的源起。人们所谓的“历史感”无非建基在一种“进步”观念之上——越是精致和文学化的作品就越是晚出。然而,不管此类事实在现象界有多大的出现几率,拿到逻辑世界里作为设定都是荒谬的。因此,尽管我们通常认定自己阅读着“汉魏”诗歌,实则接触的却不过是横亘在汉魏与我们之间的中介物——五世纪末、六世纪初南朝首都建康的特定文人群体,五言诗正是从他们那里崛起为公认的佳作。而这样一来,如何清理这个有关五言诗起源的历史叙事,就成为饶有趣味的学术课题了。田晓菲以不断翻新的陶渊明研究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国语境中手抄本文化对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巨大影响。文章对于陶渊明文本中异文问题的讨论,旨在揭示作为手抄本文化根本特点的文本流动性,以及后代读者如何出于各种动机参与文本的改造与创造。作者力图唤起对于手抄本文化中文本流动性的注意,并展示出一个处在历史情境中的陶渊明。

第二组文章,集中于全球化之前的族群互渗和文化融合。姚大力分四个时期追溯了徙居中国的“回回人”之自身认同的历史变迁。作者指出:带着政治、语言、文化、种族、地区认同乃至个人身份等方面的多重背景差异,中亚和西亚各地的穆斯林居民在蒙元时代大量进入并定居在中国;明代以后,这些“回回人”逐渐被看作、也自认为是一群来自某个“回回祖国”的先人们的后裔;到了清代,“回鹘入唐”的历史故事又被迭加到有关回回人“共同血统”的大众想像中;民国时期,在“回族”的自我意识发生急剧“政治化”的过程中,仍能看到上述共同血统观念所具有的强烈历史影响。如果说,当代人类学主要是把“族群”作为近现代社会及政治体系中的一种现象来加以讨论,那么该文所关注的则是,人类学有关族群认同的提问是否可能伸延到近

代以前的中国民族史研究。陈明以西域出土的胡语(梵语、于阗语、回鹘语、龟兹语、藏语等)医学文书为对象,结合汉译佛典与其他汉文史料,讨论了多元宗教因素在西域胡语医学文书中的具体体现,并探索了该地区的宗教与医事活动交叉互动的某些特征。作者指出,从一些药物(葱、蒜、牛五净)的使用来看,胡语医学文书既有对印度传统宗教观念的突破,又有对印度婆罗门教与佛教密宗观念的继承与强化,说明对药物的选择的背后隐藏了主体的宗教观念及相关的文化心理。另外,就西域宗教与医事活动的互动而言,一方面,各宗教在西域传播的过程中对医疗手段有程度不一的借重;另一方面,胡语医学文书中也记载了医疗活动中的巫术与宗教因素。

第三组文章集中在晚明传教活动。卜正民通过把徐光启的基督教跟董其昌的佛教并论,试图展现复杂而微妙的晚明语境:首先,激烈的科举竞争和变动的价值观念,煽起了思想和情感的躁动不安,促使许多年轻士子探讨宗教世界观;其次,道德崩解使得士大夫抵制阳明心学的崇佛倾向,徐光启也加入到了他们全面恢复理学的努力,并因而拒绝了接纳佛教;再次,精英生活中的儒学基础依然坚固,那些接受佛教的士子亦未放弃其社会地位与道德责任,而只是积极证明佛学对于儒学的补充作用,这颇为类似徐光启对基督教-儒学关系的理解;最后,其实只是在这个惟晚明独有、并未在晚期帝国重现的思潮冲突与融合的关节点上,徐光启向基督教的转向才会让耶稣会士看到在中国传播福音的光明前景,正如当时的佛教领袖也感受到了佛教的光明前途一样。沈定平鉴于明末福建的士大夫群体出于政治改革或心灵慰藉的需要,一直同传教士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着重描摹了与传教士交往的福州和泉州两个乡亲群体的特征。另外,作者还根据新发掘的资料,进一步展现其中心人物何乔运与泉州乡亲群体的关系,以及传教士利用士大夫的宗法纽带和人际网络渗入地方社会的过程。

评论栏的主题是女权主义。王政指出,女权主义学术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交融,已成为解构传统知识体系和创建新知识的前沿阵地。作者概述了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学术规模,并以社会性别在美国史学界的应用为例,说明了女权主义学术在各学科的渗

透。作者相信,女权主义乃至社会性别史等一定会在中国出现,这并非是在被动迎接某种西方思潮再次“殖民”,而是因为这种新的学术领域体现了对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丰富认识。胡玉坤指出,女权主义话语走过了一个从普遍化跨国、跨文化妇女经历到强调妇女之间差异与多元化的历程。缘此,作者便希望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现状,来剖析妇女研究中存在的诸多社会与地理差异及权力等级,并对有关“少数民族妇女”及其问题的同质性话语提出质疑。文章最后呼吁在特定的地理与历史情境下来书写和再现妇女的日常生活经历,并在发展政策与干预中纳入包括民族在内的多种分析范畴。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本人今年年初的出访,整个编务工作都有所拖后,而我们现在正通力赶上来。

刘 东

2004年9月于京北弘庐

目 录

卷首语	1
-----	---

讲坛/通讯

查尔斯·泰勒 历史维度中的社会想像与民主转型	1
海登·怀特 叙事与诗性的历史	19

论 文

宇文所安 “汉诗”与六朝	27
田晓菲 尘几：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问题初探	61
姚大力 “回回祖国”与回族认同的历史变迁	90
陈明 汉唐西域胡语医学文献中的宗教因素	136
卜正民 儒家士大夫的宗教：董其昌的佛教与徐光启的基督教	174
沈定平 明末福建士大夫同传教士的交往氛围及群体特征	199

评 论

王政 面对女权主义学术	257
胡玉坤 社会性别、族群与差异：妇女研究的新取向	281

书 评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大打字稿》（徐英瑾）	310
------------------------	-----

张世英编:《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倪剑青)·····	324
梅尔清:《清代早期扬州的建筑文化》(古柏)·····	331
景安宁:《广胜寺水神庙:艺术、仪式和戏剧的宇宙 论功能》(王锦萍)·····	334
普明:《成神早期的宇宙论、牺牲和自我预言》(吴科萍)·····	343
皮埃尔·布迪厄:《摄影:中等品位的艺术》(朱国华)·····	347
皮埃尔·布迪厄:《科学的科学及其自反性》(彭友钧)·····	354
桑梓兰:《浮出水面的女同性恋者:现代中国中女 性的同性欲望》(葛以嘉)·····	358
艾梅兰:《竞争的话语:晚期中华帝国小说中的正统 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诸意义》(罗琳)·····	360
皮尔斯、司白乐、伊沛霞主编:《汉人王朝重建中 的文化与权力:200-600年》(汪小烜)·····	367
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孟宪实)·····	371

Contents

Preface.....	1
--------------	---

Forum/Correspondence

Charles Taylor, Social Imagination and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
Hayden White, Narrative and Poetic History.....	19

Articles

Stephen Owen, “Han” Poetry and the Southern Dynasties.....	27
Tian Xiaofei, A Dusty Table: Tao Yuanming and the Problems of Manuscript Culture.....	61
Yao Dali, “The Fatherland of the Hui-Hui” and the Changing Identity of the Hui People.....	90
Chen Ming, Religious Elements in Non-Chinese Medical Manuscripts Unearthed in the Western Regions, from Han to Tang.....	136
Timothy Brook, Religion for Confucians: The Buddhism of Dong Qichang, The Christianity of Xu Guangqi.....	174
Shen Dingping, The Atmosphere of Fu Jian Scholar-Officials’ Communications with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Their Group Characteristics in the Late Ming.....	199

Reviews

- Wang Zheng, *Confronting Feminist Academics*.....257
- Hu Yukun, *Gender, Ethnicity and Differences: New Approaches to Women's Studies*.....281

Book Reviews

- Ludwig Wittgenstein, *The Big Typescript* (Xu Yingjin).....310
- Zhang Shiyong, ed., *Selected Works of the Neo-Hegelians*
(Ni Jianqing).....324
- Tobie Meyer-Fong,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Paize Keulemans).....331
- Anning Jing, *The Water God's Temple of the Guangsheng Monastery: Cosmic Function of Art, Ritual, and Theater* (Wang Jinping).....334
- Michael Puett, *To Become a God: Cosmology, Sacrifice and Self-Divination in Early China* (Wu Keping).....343
- Pierre Bourdieu, et al., *Photography: A Middlebrow Art* (Zhu Guohua).....347
- Pierre Bourdieu, *The Science of Science and Its Reflexivity* (Peng Youjun).....354
- Tze-lan D. Sang, *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Joshua Goldstein).....358
- Maram Epstein, *Competing Discourses: Orthodoxy, Authenticity, and Engendered Meanings in Late-Imperial Chinese Fiction* (Luo Lin).....360
- Scott Pearce, Audrey Spiro, and Patricia Ebrey, eds.,
Culture and Power in the Reconstitution of

<i>Chinese Realm; 200 – 600 (Wang Xiaoxuan).....</i>	<i>367</i>
Shi Yuntao, <i>A Study of the Mu Fu Institution in the</i> <i>Tang Dynasty (Meng Xianshi).....</i>	<i>371</i>

历史维度中的社会想像与民主转型

查尔斯·泰勒(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二十世纪是民主大步迈进的世纪。虽然各地的民主进程不尽一致，而且总免不了进两步退一步的问题，不过长期的发展趋势却是显而易见的。我相信这一趋势在二十一世纪仍将继续。这倒并不是因为我是个头脑简单的乐天派(尽管有些朋友喜欢这么说我)，也不是因为我相信进步是必然的，而是从长远看来，民主正在成为唯一能够长期保持自身合法性的制度。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稳固的等级制度，它们建立于对有序宇宙的信仰之上，因而是稳固的。这种信仰认为，统治者的权威是“天”授的，或是来自某一王朝的神圣权力，又抑或是源于某一阶级或部落天然的优越地位。不过在当今，我们所谓的“现代性”已经以多种形式颠覆了所有这些传统观念，而且终将使人们失去对它们的信任。最终我们赖以保证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就只能是：我们应该听从统治者，因为这样做其实就是听从我们自己。

这倒并不是说民主制度就一定是稳固的。民主制度可能无法为人们履行诺言，以致失去信用；也可能因为阶级或种族冲突难以为继；它们还可能以众多的形式解体。不过在我们的时代里，那些常常通过政变取代民主的制度，一旦其第一波的新鲜感消磨之后，它们的合法性只会更少。它们之所以缺乏合法性，是因为它们没有长期使我们信服的好理由。它们必须要以超级效验作为自己推翻民主制度的借口；而这一借口从长远看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换句话说，民主制度可能并不稳固，但其他制度则根基更浅；它们最后不得不像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那样依靠赤裸裸的武力来维持。缘此当今的叛军将领才会通常在夺权伊始就向人民保证，“一旦我们收拾好残局”，就会回到民选政府(如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

当然，二十世纪许多专制政权自称是“有指导的民主”或“人民的民主”。可是我所论及的那种合法性却只能由一种至少在相关的人民看来为他们不时提供了真正选择余地的制度来实现。（即便我们这些置身事外之人也能够判断得出，人们享受的自由比他们料想的少。）但是如何实现你从未经历过的民主呢？这就是我想要讨论的民主转型问题。我想从历史的维度来观察已经出现过的一些著名的民主转型。它们各不相同，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些转型的种类比它们最终建立的政权更为多样。到目前为止，成功的群众民主方案之间并无多大差异，例如议会宪政（如英国、德国和印度）、总统宪政（如美国和拉美许多国家）、议会与总统宪政结合（法国和俄罗斯）。选举的规则虽然各式各样，但立法机构都是选举出来的。现存的民主制度之间最大的差别可能就在于联邦制与集权制之分；但即便是这两种制度之间的界限也并不如看上去的那样泾渭分明。有些联邦制国家——如美国——的中央政府权力非常之大，以至于在某些方面很接近集权制。

民主制度虽说很相似，但转型的方式却有霄壤之别。这是因为成功的转型必须建立起一套行得通的民主制度和规则。人们必须通过取代或转变他们过去的制度和规则以便建立起新型的。但是既然不同社会的历史背景不同，它们向民主转型的轨迹便不尽相同。下文中我们将会探讨历史上的一些重要转型，看看从中能汲取什么经验教训。我将主要着眼于对美国与法国革命的比较，这两次革命是试图建立民主制度的最初时刻。随后我会对其他转型加以评论，并就此得出一些非常初步的结论。

我们必须从早先的制度过渡到那些能够维持民主的制度：如国民选举、有效的和相当开放的公共领域、政党和其他志在和平动员（peaceful mobilization）的运动以及接受法律框架作为最终的仲裁权威（比如，判定谁在选举中胜出，什么样的法律是有效的）等。正因为它们尚且不属于我们，我们才需要建立这些制度及其相关准则。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所谓的“社会想像物”有关。

我所使用的“社会想像物”一词，涵义要比人们以一种超脱事外的方式去思考社会现实时所形成的知识图式更为广泛和深入。我所想到的更多是

他们想像自身社会存在的方式,他们如何与他人相处,他们与周围的人之间关系如何,那些通常可以实现的期待,以及这些期待背后更为深刻的规范性的(normative)观念和形象。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社会想像物”,而不是社会理论,两者之间差别重大。实际上,两者有数种差别。我说“想像物”(1)是因为我谈的是普通人“想像”周围社会环境的方式,这种想像通常不会用理论术语来概括,它可能存在于形象、故事、传说等形式之中。不过同样也由于(2)理论往往只是一小批人的专利,而社会想像物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即便不是全社会共享的,也至少为一大群人所共享。这样就自然引出了第三个差别:(3)社会想像物是使公共行为和广泛共享的合法感成为可能的共识。

在任何特定时刻,我们的社会想像物都是复杂的。它涵盖了我们对彼此的正常期望和给予我们集体行动力量的共识,而正是这些集体行动构成了我们的社会生活。这种理解既是事实的,又是“规范性的”;也就是说,我们感觉到事情通常如何,可是这种感觉却又跟事情应当如何、什么样的越轨行为会破坏常规的观念交织在一起。不妨以普选政府这一制度为例。部分赋予选举行为以意义的是,我们知道,整个选举是由所有公民参与的,他们虽然各不相干,但却面对着相同的候选人,而且其个别选择将融汇为集体决定。对我们来说,识别犯规行为——依仗某种势力、贿选、胁迫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的能力是我们理解这种个别决定的关键所在。换句话说,这种集体决定若要实现它希望实现的,便必须满足特定的规则。例如,如果少数人能够强迫所有其他人听从他们的号令,这就不是一个民主的决定。

民主转型事关我们维持选举以及其他民主实践和民主制度的能力。它可以被视为我们的储备(repertory)的变化,但也应当被理解为社会想像物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我们采纳了那些能够维持新型民主实践的共识。不过,转型却是从原有的实践和想像物开始的。有些实践和想像物可以作为转型过程中关键的踏脚石:也就是说,只要稍加改造,它们是可以融入到民主实践当中去的。另外一些实践和想像物则可能很难嵌入到民主制度之中,所以不得不舍弃,或大刀阔斧地改造。此外,新政体(régime)还可能需要

从零开始,建立与以前毫无联系的制度。

我们实际上可以识别出民主转型的两条相当不同的道路。这里我将它们定义为理想类型,但是必须承认,现实中它们通常纠缠在一起,很难分开。

一方面,一种理论可能会激发出一种新的行为以及一整套新的实践,并由此形成采纳新实践的群体的想像物。最初的清教教派是围绕“约(Convenant)”的观念建立的,便是一例。一种新的教会结构由神学上的创新而实现;而这一新结构又成为政治变化的一部分,因为有些美洲殖民地的世俗结构自身也受到教会管理方式的影响,比如按照康涅狄格州的公理会制度,只有“皈依者”才享有充分的公民权。

社会想像物的转变也可能是来自对旧制度中已经存在的某种实践的重新读解。旧有的合法性形式为对秩序的新理解所控制,并随即被转变;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转变并无明显的断裂。

美国就是一例。英国和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合法性观念,也就是挑起英国内战和鼓舞殖民地揭竿而起的那些观念,基本上是回顾性的。他们围绕的中心思想是一部“古代宪法”,一种年代久远的法律秩序,在其中议会自然而然地在君侧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一种最典型、最常见的对于秩序的前现代理解方式,它回溯到普通时间之外的“起源时间”(伊利亚德[Eliade]语)。

这样一种早期观念在美国革命中被转变为人民主权——美国宪法是以“我们,人民”的口吻写就的——的坚实基础。在此之前,独立宣言中那些“不言自明的真理”就蕴含了对自然法理想秩序的吁求。¹这一转变之所以较为容易,是因为当时人们所理解的传统法赋予选举产生的议会(elected assemblies)以及议会对征税的决定权以重要的地位。所需的只是改变一下其中的平衡状态,以便将重点放在以选举作为合法权力的唯一来源上。

但是在这一转变实现之前,社会想像物必须首先转变,以便将根本的观念从神秘的古代那里剥离出来,而视为人们今天能够实现的东西。这种新

1 这一步并不如看上去那么伟大,因为在殖民地居民眼中,他们与英国人一样享有的各种权利已经被看作是“自然”权利的具体内容。参见伯纳德·贝林:《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第 77-78、187-188 页。

理论与传统实践之间的契合对最终结果至关重要。人民主权可以为美国所用,因为它能够找到普遍认可的制度意义。所有的殖民地居民都承认,制定新宪法的方式是通过某种形式的集会——可能比通常规模稍大,如1779年马萨诸塞州的集会。旧有的代议制度的权力有助于以实践的术语来“阐释”新的观念。

我们可以说美国革命是以一个合法性观念开始,而以产生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合法性观念告终;同时还巧妙地避免了过激的断裂。殖民者最初以传统的“英国人的权力”来反对傲慢无情的帝国政府观念。当议会与国王之间关系的破裂达到顶峰,便再不必服从总督,而革命领导权自然落到了现存的、选举出来的立法机构——即大陆会议——手中。这一点显然与1640年代的内战类似。

新的社会想像物主要源自回顾性的重新解释。革命力量的动员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回顾性的合法性观念为基础的。这后来被看作是实施主权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力。此种权力的存在及其合法性的证明就在于它所建立的新政体之中。但是如果人民主权过早走上舞台,就可能无法胜任其历史任务。强调人民拥有的传统权力乃由古代宪法所赋予的早期观念,势必担负起最初的重担,动员殖民地居民奋起抗争,尽管随后而来的健忘和对过去传统的无情抛弃是现代革命的特征。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只是合法性话语发生了变化,而实践没有任何改变。相反,有些重要的新措施只能由新话语来证明其合法性。我已经提到了像1779年马萨诸塞州那样的新州立宪法。不过联邦宪法本身乃是最好的例证。联邦主义者认为必须创立新的中央集权,这种权力不是简单地作为各州的傀儡;而他们试图取代的邦联制度(Confederal regime)的主要缺陷正在于此。必须有一种超越各州“人们”的东西,创立一个公共机构。新的联邦政府不得不将自身的合法性扎根于“合众国人民”之中。这是整个联邦主义计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与此同时,如果允许将过去的行为解释为新原则带来之成果的制度和实践并不具备延续性,那么,对于主权人民的这种上推也是不可能的。此